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六十 六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錫壽

弇州續稿卷六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記

越溪莊圖記

自胥門之江西南數里而至横塘所謂越來溪也其水則益清兩峤饒淨緑與柔藍映帶不三里而抵石湖湖

口長橋綰之所謂行春橋也其右則為普陀巖有石梁之勝自此而取道至楞伽山橋之左迂迴可數百步有喬木榆柳之屬溝水灣環清泚桑圃數畝蔽其陰而王子玄靜之莊据其陽一衡門自西入稍東折而南為舍三楹客至可以茶又進之舍亦三楹而稍寛潔可以酒其又進而小東偏則為亭可以憩折而西傍為書屋可以宿亭與書屋皆修竹數千竿環之亡論寒暑雨月往往助其勝而最後因地勢成小圃雜樹三之雜花果二

之大堤樊其背高二十尺而畤長莫知紀極不石而巖
不覺而垣記云隋越公素所築新郭睥睨也其樹木大
皆數拱餘竹益茂蘿薜灌莽鬱然深山家矣今年五月
初余偶過之主人戴華陽巾輕紗褣出肅客焚香瀹新
茗已大為酒酒我果取之樹筍取之竹蔬取之畦茭蒲
取之渚而細鱗長鬚之腴取之湖醉於亭金波煜然而
苦碎夢於室玉聲鏗然而時警晨起而浴浴竟而飯相
與要之後圃散步竹木間雊雉粥粥如喚二練雀雪潔

鮮俊可念往來透人眉睫稍上大堤凝眺久之則平湖之為鏡諸溪之為練近而寶積荼磨以及楞伽儼在吾几案蒼翠可仰掇遠而穹窿岝蕚茲茹鄧尉之屬亦時與雲氣相出没矣觴十餘行乃出步行春橋四顧若有會者益垂别而不忍舍而客有張子茂賢妙丹青余因指而謂之曰與玄靜居而隔垞者非吳王夫差之所謂郊臺也耶其稍左而鄰者非紫微舍人之所謂精舍也耶夫夫也而今安在哉且以吾吳之勝地非不足而其遁

者迫於市囂之屬耳而市人子之接跡其勝而遠者車馬怠而供張易竭能離而又能兼之者獨有茲湖而已玄靜幸得焉而吾與子幸寓目焉烏可使泯泯如前所謂也夫山水之與人交相待者也人不得山水亡以暢山水不得人無以著而廣於是張子欣然為貌之而余紀其事玄靜之父履吉先生者以文章名德靖間其草堂手所創而玄靜為葺治之垂五十年矣樹日益古而花竹日益新三徑日益闢其待山水者耶能為山水待

者耶

安氏西林記

余與仲俱嗜名山水而家東海瀉鹵地亡當者家有園頗見稱説遊客亦以近廛市且不能得自然巖壑以為恨而念數年前孝豐吳樞季嘗為余言無錫安氏園之勝蓋即今西林云安氏為錫最甲族其居東離邑二十里而羸邸里之雄沈與晦井饒沃亡論埒國封然不以豪故廢林野之趣北之膠山二里而羸即山址得園二

其上剖山而半籠之今太學懋卿益時栖處其右方自懋卿之時栖處而圃益勝破石根則神瀵湧疏磴道則幽穴顯斬惡木則嘉楠出列棘以為藩藩嚴而中覿深分流以自環環多而相映絡其臺榭可以巧承態其户牖可以奇取睨其泉可以釀果茹蔬蔬可以羹魚鼈蝦蟹可以飫客而懋卿故有客癖客之以文事名者又雅慕懋卿以故爭麇集焉山人葉茂長甫客之雄也今年自錢唐倦游還訪懋卿倒屣揖之入載酒崇肴或凭鹿

車或鼓漁刀相與窮晝夜為娱樂時秋氣鮮霽雲初解駁山若迫而通水若媚而容禽魚若傲而尔汝我懋卿之愛托於酒而猶未已則謀與茂長謀所以寵靈之益鳌而為景者三十又二景各有詩茂長之為體九而懋卿之為體僅一顧其風調旨象大約有足當者懋卿具其事貽書友人王世貞俾為記世貞迺復約其所謂三十二景而得其尤勝者諸臺館亭榭之類凡麗於山事者五麗於水事者十四無所麗者三曰蘭巖者畛之衡

縱巖也大國之香滋焉曰風紘障者高坪直上接於廖
下瞰諸水長松冠之風至則調調刁刁鳴故曰風紘也
曰遒谷者降廖而凹却入水深佳處也曰晨光塢者廖
之逶迤而左右抱林者也以左小鈌得嵎夷候獨早故
曰晨光也曰纖纖泉者穴於廖最洌而分甘所謂可以
釀者也然於茗尤發香而益色是山事也曰鏡潭者諸
流之所滙也其受纖纖且既皎而澄可以燭須眉故曰
鏡也曰梟嶼者水中最大洲也羣梟鷺屬玉而族焉曰

上島者嶼之右別島也曰中洲者嶼之輔洲也曰蕭閣者於嶼長松匝之曰空香閣者於島竹木叢之曰景榭者緣潭而立得月則水中之樓閣皆可瞓而有曰一葦渡者以渡島嶼名曰夕霽亭者以晞髮於頹陽名曰素波亭者渡口綰也曰息磯者可憩而息者也曰醉石者可藉而醉者也是皆得之水故曰水事也曰虚籟堂以遲賓者也中空於緒颾叵所不納故名曰椒庭者廣除也可以眺山椒曰爽臺者踞椒庭而聳梧竹承之是不

盡麗山水者也然而山水之致襲焉故曰兼所麗也其曰西林則以大士閣在焉懋卿之所寓皈以其異日與遠公埒者也凡山居者恒恨於水水居者恒恨於山山水居者或陿且瘠而不可以園適於目者不得志於足適於足者不得志於四體適於四體者不得志於口是四者具矣而多不得志於人與文懋卿之西林俛得之哉嗟乎豪而為袁廣漢石季倫司馬文孝王末矣以洛陽之履道里與李文叔紀類極清曠適爾雅鶡適之觀

彼其於李文叔之洛陽名園前所云五者亡論第不再易世而辱於屠酤市販之手又久之求其跡而不可得豈非以其近廛故豪者好之狎而易為有俗者嫉之援而輕相躪耶懋卿乃能酌遠邇劑喧僻而加力茲林不侈不陋人無所用其欲惡而伸其狂吾因知茲林之長為安氏物哉吾於文劇喜柳柳州愚溪愚谷鈷鉧潭潭西小丘諸記於詩喜吾家右丞輞川諸絶夢寐之所注像其勝鬱浡猶宿眉宇間弟仲近歸自秦叩所謂輞川

者云彷彿有之不甚可指辨而李頤使君前按柳頗毀柳之溪谷潭丘以為不能當其文然則楙卿與茂長之詩行後世其不以西林為輞川愚溪者幾希游西林而得其實其不以二子賢於右丞柳州者幾希余竊欣有托焉

石亭山居記

環陽羡而四郭之外無非山水其山之冠則皆青峭鬱麗其中則宛轉深窱而其下則多嵌空玲瓏其水之為

湖若溪若汊者皆泓渟清泚可濯纓而鑒髮山水之所交蔭則皆沃埜有稻禾蒓茗美葥柹栗之屬而又為寓公騷人之所咨賞若蘇長公輩詠歌而志識之不一以故環陽羨而四郭之外亦無非甲墅名圃嘉靖中邑之賢大夫吳先生強棄其印綬歸而邑邑於郭居之不快行求地至城南之五里得一故墅而樂之問其田與賦則皆中下錯也曰吾且以為孫氏之寢丘乎傍有一小山曰石亭其高與延袤皆不能里計質之人某巳氏之

所棄可損縎籠而有也乃益置廳宇治丙舍為涼榭燠閤庖湢浴室之屬雜蒔名卉翼以松柏篁竹相土之宜以滋果蓏旁畝益拓粳秫𪎭之瀦流以為魚防闢塲以為雞豚棲曰吾宮於是飲食於是其美猶可以沃賓客也暇則扶藜杖躡蠟屐而登所謂石亭者則銅官離墨荆漢二九上下之勝一望而既之曰是不必皆吾有也庶幾哉不皆吾目有乎當大夫之樂之甚至捐館舍而即其隂卜兆以歸焉時二孺子方襁褓其家之不遑恤

而獨所謂石城之居賢者以為甘棠而黠者果以為寢丘蓋久之而二子漸成立補太學上舍錄鄉書則其居益飭日麗而家老之任農圃者日益勤即毋論其田賦視公時亦改而上中矣伯子與余仲氏善謁余而屬記之伯子之言曰是居也吾先大夫之所手樹築者也吾方惴惴焉懼五畝之不能保以貽地下羞而今故無恙吾偕吾仲時息焉游焉且獲取其羡以供先壠之粢盛而傍及賓客則大幸雖然薛公有言玄孫之孫為何人

不能知也夫以不能不圯之廬不能不凋之卉木而責之所不可知之人吾又安能保其終為誰有也其泯然而澌盡者無可恃所恃獨巋然石亭之山而已叩之而頑然不能自名然則所恃以久而使後世之人詢所謂石亭山者曰其傍固先喆吳大夫之墅也以等於蘭亭午橋足矣唯子一言記之耳余听然而笑曰孝哉子之言雖然恃余記而不朽亦迂矣固不若子之石亭山頑然者足恃矣吳大夫諱仕以文行顯嘗三拜學使者而

三棄之學士稱為顚山先生

太倉諸園小記

吾州城睥睨得十八里視他邑頗鉅闤闠之外三垂皆饒隙地而自吾伯仲之為三園餘復有八園郭外二之廢者二之其可游者僅四園而已今世貴富家往往藏鏹至巨萬而匿其名不肯問居第有居第者不復能問園而間有一問園者亦多以潤屋之久溢而及之獨余癖迂計必先園而後居第以為居第足以適吾體而不

能適吾耳目其便私之一身及子孫而不及人又園之勝在喬木而木未易喬非若棟宇之材可以朝募而夕具也於是弇弇園最先成最名為勝而天下之癖迂亦無不歸之弇者弇記弇園因次第記之田氏園者蓋鎮海衛千户田某所築也去居第衛左穿一弄而東百步有隙地而壘石為丘高不過尋丈餘廣袤什之太湖石僅數峰亦非佳者亭館橋洞之屬具體而已顧獨有大樹十餘章美蔭婆娑而池水亦渺瀰垂柳環之可汎

然不曉為舟始某以嘉靖癸未山成而其子參將生故名之曰應山後積戰功至大官其橐累數千金歸而好陸博俠游又以訾謀復用敗因游貴竹成都之帥幕皆不遇狼狽歸其園今鬻之大司馬凌公所謂匿其名者也故不復脩治所謂大樹者亦幾盡安氏園者在州之震方最僻而雅前阻小溪水溪外為廛市其右與其隂皆稻田農懽歷歷在耳目左通一門而入除竹為逕數十武得一室下踞橋之折而南北宛宛復為脩逕藩其

右以圃皆種梅桃杏李林檎之屬中有亭一茅舍一其北逕盡稍西為蓮花池水亭據之中為門以入則前堂後閣東榮之書室及庖湢皆在焉園之主人曰邦者罷江右之司訓歸則日夜課園丁種植溉壅不休以故花之事獨先其果蓏足自給而竹亦獨蔚茂甲於他園主人年八十矣猶時時杖屨攝客然好面折人人畏之而嗣子仁能具家釀盤飱最名豐腆客之黠者紿主人入臥因盤薄竟日夕

王氏園者元馭宗伯所治也始其大人封詹事公闢地於宅之後東西可三百餘尺南北三之其陽為菜畦蓋皆潘河陽賦中所執也畦盡限以脩垣竇而入十餘武則横隔大池一橋蜿蜒其上循橋而得逕其右方為亭亭之上為榭明瓦覆之朱欄四周亭前壘石成小島盎洺灩灩其下有襄陽人者能於石虢引機作水戲亦足供嗢噱左方池稍廣前堂五楹後廊楹如之種牡丹多至三百本菊之倍者再蓋詹事公父子他無所好顧獨

好花於花獨好菊牡丹花時馳價募購亡論近遠而姻黨家有奇本往往輒以贈公大合樂高宴酬之時積歲累殆不可指屈公捐館後元馭痛不忍料理當非復舊觀矣二花外多名種佳果而其最奇者曰蘋婆曰麝香

紅李壽星桃

楊氏日涉園故都督尚英所築也詳具余弇山稿蓋園成之四載而都督卒其子指揮之慶不能守遂以峰石售之人地今悉歸崇明郁氏有竹木蔬果轉盛而亡游

者

吳氏園者在州南之稍東最為闤闠而園屏居第後地不能五畝屈曲呼門由左方而入一樓當之前為方沼溝於樓之下以通後池水樓不甚高廣而頗敞麗啟西竇而出則可以步武巖嶺曲折上下有亭有臺皆具體而微山之陰華堂面之山之右層樓瞰之堂之左平池浸之中為曲橋以度東泮亦有亭冠其阜後始稍稍見菉竹竹盡而園之事窮矣大抵樓高於山墻高於樓不

令內外有所騁目而又嚴其鐍無敢闖而入者至於榱棟之華煥供張之都美酒食之腆潔非士大夫與所親狎莫能與也主人為太學雲翀其祖父以貲傾州邑然不曉有客至雲翀始稍知客又好酒而文其園最晚成而最整麗雖於山林之致微然亦差不俗矣

季氏園吾師觀察公所有也在南門外度津橋稍東枕濠水有軒一樓一皆絶庳小惟中滙大池若方鏡亭於中央橋通之軒四隅皆藝牡丹其右方一臺四隅亦皆

藝牡丹有紅於猩血者白於于闐玉者紫於葚而香者其大若盆盎高至尺許而玉樓春一株特出墻表數之可得二百朶觀察公惟不食酒然花時召客以大白汎之必令醉而後已盖觀察之子頴好種花於牡丹為獨精故能致其盛如此詹事欲悉力雄勝之不能也園中側柏一株奇秀甚尤諸圃所無世父麇埸涇園雄麗始為吳地冠捐館後為吾伯氏所狼籍幾不可游吾季氏嘗乞余言記之以志不忘而已後余治中弇石從而從

然僅十七耳今之土岡溪池竹柏猶有存者以余記攷之或得其髣髴也

曹氏杜家橋園者鄉進士茂來所治也去城北五里得之杜氏故尚龔之其地多喬木森然而古長夏之際虬龍舞空赤日不下脩竹千挺蒼翠交暎一池澄泓水亭踞其上中疊石若三山者今皆去之層閣丙舍可居可游可以讀書其城市非遠非近沽酒買魚不至淹客茂來性好治園墅在吾州城者一故居沙頭者二甫成得

少時息則厭而宅徙晩節築舍於玄墓不勝其寂徙築虎丘與所知一二人讀書吹笛繕性而已杜家橋園子孫時肄業其中春時亦有載酒游者餘三園多蕪而沙頭一園大池數畝種魚魚巨而肥玉蘭木稱株可數圍高出堂表余欲游之不果今以為恨

余治鄖時所部近洛陽頗加詢訪今郡城僅得四分之一所見惟公署廛舍而已城外亦有土圃十數種牡丹芍藥二水既改徙而遠亦僅涓涓於李文叔所記夾池

脩竹之勝無一存者然賴茲記而至今吐生色人讀之尚猶有欲振屐而從者吾州諸園培塿耳睇吾郡故不能十一三歲不墾則牧地矣然則茲記其可以已哉

離薋園記

出鸜鵒橋東第之左門不五步而渠其水僅踰尋然宛宛通官河橋踞之臨橋而門榜曰離薋園園故里人朱氏之菜壤也東西不能十餘丈南北三之入門為蟠松二方竹十餘莖最南有亭曰壺隱其三方皆梅可二

十樹前疊石為山瀕盎沼蓄朱魚其中山之延袤僅可以丈計而中有澗有洞有嶺有梁皆具體而微碧梧數株駸駸欲干雲其右方為書室二楹其左方種竹千餘竿露翠風篁時時琴酒適竹間有亭曰晞髮以憩客步壺隱之後得小圃二皆有欄竹藩之桃杏木藥海棠山礬之屬寓焉圃盡而逕見為廣除孤峰出為洞庭石嵌空玲瓏色青黑而右有錦川斧劈輔之復有老梅玉蝶綠萼各一植左右大可蔭臺臨臺而屋凡五楹中榜曰

鷃適軒狀其卑小也亦以志自得也左室可讀書以得竹故署曰碧浪右室可棲客曰小憩軒之後為重軒臨後池擬種白蓮百本榜曰芙蓉沼沼後距牆咫而近亦有夭桃紫薇垂柳以覆之度小憩室折而西北為側樓三楹臨渠而傍階其前庖[illegible]浴室也始余待罪青州以家難歸竄處故井公除之後數數虞盜窺徙而入城不勝闤闠之囂煩乃請於太夫人以創茲園問寢之暇輒攜吾仲氏徙倚其間三四友生叅之濁酒一壺束書數

卷佐以脯炙間以諧謔不自知其晷之易昃也園土狹而瘠獠奴頗率職溉壅三之芟薙五之以故嘉木名卉出而不能容惡艸因讀屈氏騷得離蕡二語取以名之夫蕡菉葹所謂草之惡者也屈氏離而弗服乃女嬃呻呻而詈之何哉謂其有所別擇也夫余方柱下漆園之是師而敢有所藉於屈氏哉第諸名大夫士人不以余鄙而時過從又不以茲園鄙而辱之詩歌若李于鱗徐子與彭孔嘉皇甫子循輩為人者三十而贏為古近體

者四十而竒凡兩卷皆滿錢叔寶尤子求各為之圖而王禄之周公瑕又各以小篆題額噫嘻為兹園者亦幸矣余再解鄖節日棲息弇州山池與兹園若避者月不能再至偶曝書得此卷因追為一記以志余之非有惡於貲而無所托於離也不然即諸名大夫士人憐而詩歌之女嬃而在復呻呻詈余矣或者曰不然子之園固未有貲也子何以貲之而復離之而又復名之子不亦贅哉而又何女嬃之恠余亡以應

澹圃記

澹圃者吾弟敬美之所手創也敬美自秦臬予告歸若處頷於闤闠者而不能遠余而放於麋鹿魚蝦之地念欲栖離蕡則太湫而狎囂栖弇山則大麗而賈客皆厭之行募地得城隅之坤維其南望恬憺觀三百武而近北去弇山半里而遙三方皆遠市右方雖小通而特荒落亡貿易歌哭聲傍多沃壄稍遠為鄉人墅饒嘉木美蔚之屬敬美大樂之曰是可居也復以屬蒼頭政毋若

而治弇治如弇弗繼也且弗汝功政頷之葢不易歲而圃翼然矣畝殺於弇六之一方廣實隃之前門鑿池半規衡可二百赤縱不及衡者過半藩以石欄其赤視衡木故而喬新植㮟之清蔭森然其右濬長溝可四百赤抵圃之北不盡者五十赤高榆外植佐以叢篠自然儲胥入門則莽蒼若廣莫不榮不階築之馮馮以為收穫塲耳軒三楹踞焉僅脫茨而已扁之曰學稼敬美每至耕時則先其家衆行課耕坐池上課婦子挈壺榼而餉

作勞者已取其餘酒食與余暨兒子輩啖之聽吳歌甚樂也當穫時坐學稼軒其餉作勞與余輩啖餘酒食聽吳歌如餉耕而加樂曰亦足以酬老農矣左廡啟雙扃而入精廬凡四重重各五楹抵樓而止輔以丙舍及倉庾庖湢之屬高庳廣狹與人意適養雞牧豕酤酪不乏間攜婦以止曰異日為兒曹作一蝸殼者也右廡如其左啟扃呀然而寥廓平臺之前為小池壘石因之以滋牡丹紆迴下上其崿畢見中為堂雖僅三楹而極軒敞

宜暑無所不受涼中設石屏几榻琴書觴奕之類整靜就理名之曰明志取諸葛武侯語也蓋亦名園意也後枕大池與學稼軒共之而稍限以一隄隄植雜果樹凫鷖鵁鶄時時所托阯亦一觀也堂之右折而南為書室三楹以居兒輩壯丹之所不盡者亦托植焉其北渡小平橋入一門武康石高四尺餘絶類中山雪浪差黑耳中為晴以奉觀自在及朱真君香火循左廊折而北為小軒中除疊數峰皆靈壁英石奇峭百狀鬒而澤可鑑

也又折而東穿水閣尤麗三方皆池菡萏千柄媚色幽芬逗人眼鼻間繇水閣而北稍西復得一軒尋復過曇陽靖折而西得燰室者二雪洞者一浴屋者一皆小而精中多貯三代彛鼎孤桐浮玉大令名墨中散酒鎗之類敬美恒以暇日焚香蕭散其間臥起師意殊適也蓋至中平橋剝琢絶矣繇東後小軒傍啟短垣而出是為複道脩篁夾之蜿蜒而北高者出屋杪下者如澗壑風日獻伎琮琤青葱大抵皆傍池池半而横橋出以通東

果園橋長可七十赤廣五之一毎至落照時暝色浮動碧蘆紅蓼自有漸無人語雞聲斷續於煙景間徙倚以待東鏡之吐潛顗入波鎔金四注鷩鱗時響鐵玉騰躍夜分愈閴寂四顧泱漭無際呼酒數行領之却憶吳興於碧浪湖子夜燒魚擣洴聲風物不異覺彼猶為一二釣艇所窺不若此橋之更適也果園尤曠所種皆柑橘棖櫞桃李來禽櫻胡枇杷名品又以其隙分畦栽藝紫茄白芥甘瓜櫻粟之屬余嘗戲謂阿敬汝生計大佳不

若汝兄憨弃園皆骨山不堪食耳花品繁至不可計而於鞠尤盛其種以數十計花時移盎明志堂皆滿本以數百計壯丹雖小簡亦埒之自橋返竹逕復折而北更渡一橋稍東則崇臺巋然雕甍朱楯輔以紫薇之籬紅藥之圃蓋一陟而圃之事無餘又可以旁得麗譙琳宇大抵據圃之勝者池能盡池之勝者橋能盡圃之勝者臺敬美以為老於是三者足矣第總而名之曰澹圃元美乃悠然而歎曰吾師乎吾師乎大雄氏得之而為禪

悅道家者流得之而為天人糧儒者得之而為玄酒大羮今夫五色之有玄也五音之有雅也皆是澹也然而獨歸之味者舌之所入根深且也與身之所饗際一也天下之稱為穠者必與澹對吾美其穠而受之既受而思焉未有不厭者知其所以不厭而後有真得則是澹也始基之矣或曰不然也吾嘗游是圃矣秋水涸天根露百草辭青萬葉謝條所覯惟一黯霮蕭瑟之區而已以此思澹澹或歸之時至而羣匠舒雜英獻木藥叢鞠

之淫巧爭組於吾目醇醲鮮脆與客共之便房曲廊宛
轉深靚邃古之物遥裔之珍不移而具澹安從至哉元
美曰不然子之言俟境而後澹者也夫俟境而後澹者
非真澹也敬美甫𠀤而未嘗一日不與余偕余故勉自
割尚於世味時時染指焉敬美則知足少欲自天性矣
再出而小離我歸而復就我扣之而所謂知足少欲如
故也故其宦兩都歷名藩握蘭建禮尚璽承明褰帷江
右秉鐸關中未嘗一日不以身受循吏規然而若固有

者銀黄之組一辭而去之再辭而不就然而若固無者皆澹也是故敬美之署澹圃也以澹圃者也非以圃澹者也或又曰美哉子之言雖然不俟境而澹乎則何以不離萯之湫弇山之麗而必是圃擇哉吾聞之道之出口澹乎其無味子誠知澹者其敘致胡藻而抗辨一胡詳也於是元美乃不言而弟以澹與敬美共之終身

約圃記

無住館之西北偏得一竇穿而出可十餘武軒三楹翼

然前為中庭庭有臺悉蒔木芍藥其左右隅皆種竹數百箇枕軒之後者池東西横亘渺渺扁其軒曰媚清取康樂緑篠媚清漣語也遂東穿竹逕垂二十武而庭有老梅數樹軒承之凡三楹中楹正受梅當花時目境與鼻觀競新扁之曰玉鱗取李羣玉玉鱗寂寂飛斜月語也然羣玉之目以花落若敗龍之鱗而余所取梅既已老如鐵虬挐攫而花綴之為若鱗又若玉者左楹逼於逕右楹則稍寛而復為三小楹中度之為兒騏讀書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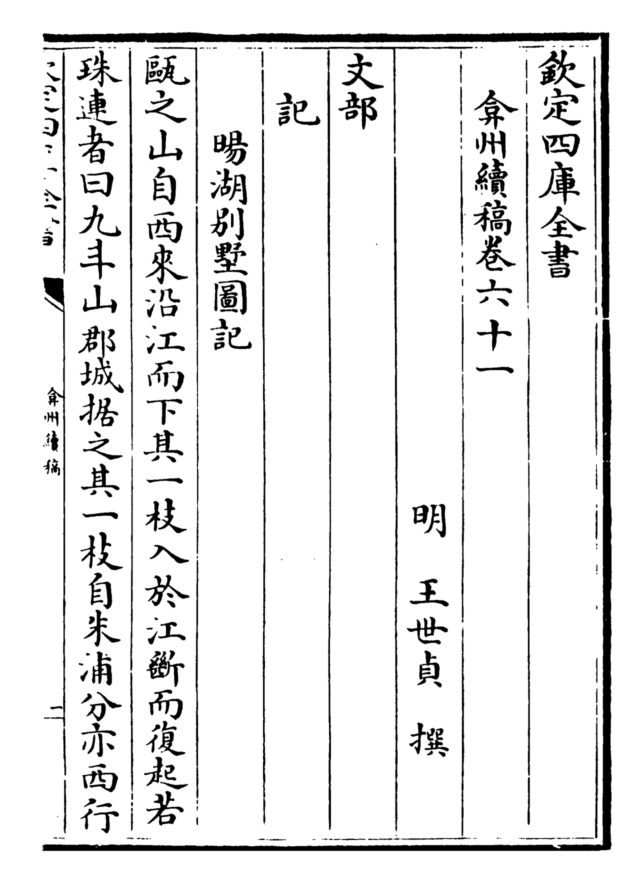
向背就池為明晦寛者支榻隘者容膝亦各自有名復循而東轉小嶺皆種竹及梅桃度平橋復西則梅桃盐𢧐海棠杏間之復有軒三楹不扉不窻其前亦臨池扁之曰適我取靖節適我無非親語也後贅一楹闌周除其背雜蒔花艸夏木陰陰時禽弄聲騏坐其中甚懌也扁之曰欣托亦取靖節衆鳥欣有托語也更穿而西得一丘正與娟清軒對登丘而望則三隅之煙樹矗矗如青螺者不可指數扁之曰煙鬟取昌黎擢玉紆煙鬟語

也丘之後皆植竹東西之為赤者垂二百南北四之一而圃事窮始余故居自燕寢之後為家人舍為𢈔厠為積薪聚為養雞牧豕之埸而以久故蕪廢不治家人亦不堪其圯它徙而甌脫之兒騏乃稍稍除去瓦礫剪荆棘樹卉木因滙以為池餘土以為丘餘材以為軒若室而總名之曰約圃騏之言曰始吾父之治圃而稱弇山以泉石竒麗甲郡國不勝涉而厭之仲父之治澹圃名為澹耳而實宏壈饒名材卉今吾圃之廣袤不能當其

十一足不待疲而竟目不待瞬而息執役不二丁葺費不傾槖以此名約蓋真約也而吾意常優然而有餘語有之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益者之謂博損者之為約也約也而失之者鮮矣吾且奉以終身余听然而笑曰有是哉雖然猶有待也以汝仲父之澹而澹吾弇山不為盬也以汝之約而約汝仲父圜不為廣也夫有待者境也無待者天也夫芥子也而納須彌所謂無待者也此其為約也大矣吾將示汝以境乎抑示汝以天乎汝其

識之

弇州續稿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六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記

暘湖別墅圖記

甌之山自西來沿江而下其一枝入於江斷而復起若珠連者曰九丰山郡城据之其一枝自朱浦分亦西行

可數里為二小枝折而南凡東西奥二總名曰暘奥奥之水自西南來者曰雄溪瞿溪郭溪為里四十而遥南山折之滙而平為湖曰暘湖當暘湖之前突起兩峰其高逼漢峰頂有臺曰吹臺或云其先子晉吹笙地也亦名吹笙臺暘奥之東麓則吾大叅王公陽德别墅在焉其三垂皆山吹臺前聳俯臨湖湖之中宛然而洲者曰浮碧墅之後清泉懸崕下淲淲入溪環堂而流坐其中若齋舫焉曰湛然堂堂之後迂徑而東有軒焉叢甌之

異卉木于庭曰衆芳軒又東有樓焉以當山色初暘承之松竹如沐曰青旭樓軒之後脩竹將萬挺循竹而西北有徑四曰四時其卉木如其時公為諸生未幾而薦於鄉一再屈南宮即不出隱而讀書其間甚適峰上碧千仞而湖下碧千畝朝暮之異態晴晦之異狀寒暑之異姿皆悠然與公會而公亦悠然會之得其流峙之旨以成吾德得其潛植之用以成吾材得其風行露潤之華以成吾文章蓋業益就而公不得久為湖山有矣公

為備兵使者以功晉今官猶治兵事經略之暇時時過余山園輒停盼久之一日慨謂余曰以吾墅之壯不能望子園然吾墅無待而子園有待者也雖然昔子有園而無主吾時時能代若主今子園有主矣而吾墅未有主也吾將歸矣其主吾墅矣余笑曰公欲歸天子其即歸公耶以余之為時厭也與公之不能厭時也皆理也抑昔賢有言居廊廟而不忘江湖彼豈謂其遽能江湖耶姑寓其所以不忘者毋使廊廟勝之而已矣公

听然悟曰善乃命黄生為之圖而屬余記于首

暘湖别墅後記

諸稱名山者得水則雄諸稱名園墅者得山水則亦雄而園墅之雄尤不可兼得都會之地王侯貴人足以號集財力而苦於山水之不能兼山而顛水而涯肥遯幽貞之士樂棲焉而苦於財力之不易兼以是有兩相羡而已余之治三弇其地雖非大都會然差亦易辦而其不能兼山水則如之余不愛其財力以鑿深而疊危初

若以為小兼者而終不能得其真永嘉王陽德先生昔者駐節於吾州每過余弁輒徙倚竟暮不忍去一日忽慨焉而歎曰仁知之樂則子庶幾哉雖然猶有待者也以不穀而幸生永嘉清華之所會又幸而有無待者在問其地則曰暘湖之别墅既而曰惜哉不穀之未究吾思也今者見子之弁而有遺憾焉謂黄彪貌其大都以屬余曰子姑為我記之余乃粗述二奥之勝所自來與奥之分水而為雄瞿郭三溪南山折之合而為暘湖因

東輿之衍據湖之勝而為墅墅之中環清流而為堂者一叢羣卉而為軒者一承初陽沐松柏而為樓者一其大較如是而已而復設隱報先生曰先生試觀乎兹無待者以此而當我弇可也我有待者然無適而非公所貌也先生唯唯尋用量移去吾州天子下璽書歸大鎮先生而先生不肯出乃者介曹生子念而書謂余賴子之庇天賜不穀以日不穀有完力而從事兹墅以不穀墅而求子記語不得也以子記而求不穀墅不得也請

重為子言之暘湖之中有洲焉故有臺而無橋臺亦草創而已覽之加崇飾之名之浮碧志適也左跨石橋若渴猊而達吾墅名之曰聯壁志吾兄弟也吾墅面南湖嚮吹臺峰其高刺天樹石坊焉榜之曰湖山會秀志大觀也坊前後外松柏槐柳皆合抱中門三楹翼然署之曰暘湖别墅志吾居也入門循龍尾道而上得堂取康樂語曰清暉堂左有閣登之而四山之色若繪帶曰紆青皆志吾外境也閣稍東數十武而得靜室曰潛光志

吾內境也折而東短垣竇之啟扃而呀然得荷池四畝而羸夏秋時紅白萬柄清香襲人亭半侵之曰暑香清暉之右阯得方沼畝而羸錦鱗百頭相狎且適軒據之曰知樂循軒而北得圃五畝而羸名花百千種與嵐紫翠相奪曰聚秀水涓涓流花間可以浮觴沿圃為渠沿渠多樹桃李曰桃李溪篠千挺半之得亭曰漣漪蓋清泉自屋杪下無所不受其滙而池而沼流而渠若珪若璧若罄玦者皆是也至園而墅以內之事始既既出墅

翼墅而門其左者曰迎晞右者曰含景其陽為隄千赤以限湖波甃石固之桃李芙蓉相錯曰錦浪隄盡隄而東得佛廬負小山而面湖曰寶界庵折而北得一嶺叢桂覆之曰金粟嶺自嶺肙詰曲而上數百步曰穿雲峽出峽轉而南最高處得喬松數百株攬其杪臺之而重湖連阜之秀一目而盡曰超覽自臺降稍北得脩竹數千竿芟其中館之曰筠阿出筠數十武轉深而古木壽藤曲翳之曰綠沈坳轉而西流泉之所注得方池曰停

玉沼沼水自石瀨濺濺而下小澗以環清暉堂之右蜿
蜒若虹曰臥虹澗度臥虹之西小橋得石臺踞水而竹
復翳之西日不下湖風時來於暑益快曰清涼界稍折
而北復得一塢多種古砦梅臺其最受香處曰香雪塢
至塢而墅以外之事始既其他山田數十畝當墅後青
烏法按之可以莵裘其東復為嶺高峰特秀兩山拱揖
復按之可以玄宫不縠且次第僝工矣子以為有待耶
無待耶子為我重記之以為奚弇若余讀而色飛左顧

曹生曹生起而曰其然惟某獲侍先生杖屨一寓目焉臆余曩所記以先生嘗讀書茲墅得所謂流峙者以成其德所謂潛植者以成其材所謂風行露潤者以成其文章而後為世用今茲先生之用未盡究歸而出其完力以朝夕於茲墅宜其無也夫不知者以為昔無待而今不免有待矣智者以為有待而竟無待也願先生時時坐潛光湛然之地一芥子亦無著閒舒之而方寸者吞八九雲夢而曾不罣碍夫豈直此拳山勺水而已耶

曹生曰始子為記時謂當長有弇而以先生之不得遽有晹湖為異乃今先生有晹湖矣子厭弇而捐以付游者而束身於一團焦僅斗大事固難料如此請持此言而質之先生相與北向而大粲則子何如

天寧寺塔放光記

庚戌之春三月二十八日大人還自按楚以述楚事未即朝憩於城西郭天寧寺之方丈世貞時承乏秋官署得出侍焉其明日午飯於比丘間有談寺塔光者云間

歲或見之或數歲見之見必以夕夕必以晦大人顧世貞而哂亦不能復問至街鼔動甫粥畢微雨簌簌猶霧一沙彌入而譁曰光現矣世貞乃奉大人出至塔所塔可高三十尋四周綴鐸以萬計其聲恒鉠鉠鏘鏘亡論晝夜陰霽而至是忽盡歛乃它聲作於下籽籽然又類蚩鼔簨者仰睇相輪表青白光晶熒大於五斗甕上下閃欻不定間一射人衣亦作青白色可炊黍熟許時乃息則鐸聲發它籽籽聲亦息矣比丘乃前賀曰公父子

善智識哉是光也毋論諸寓公即吾儕見之不數數也其大不能斗細以為螢若爝者而又不獲久也今大矣而又且久公父子善智識哉大人復笑不應而又明日世貞乃稍筆之側理不知作何語後復與僧無心有談及之因追記其事按寺碑謂此窣堵波隋開皇中所建以藏舍利者也其寺曰天寧寺而志輿地者不復徵所繇起第云故名天王寺至我明正統七年而加營之乃錫以天寧名而已隋帝肇戚畹秉國難倒提三尺之孺

子而竊其寶顧托育於尼智仙受舍利於阿羅漢而所謂舍利者初建塔於開皇之始載而其存者復騰瑞於仁壽之改元天下之福地寶林無不先後安置凡一百一十一州其最班班者并之開義汴之福廣蒲之西巖秦之靜念懐之仁壽華之思覺蒲之栖巖相之大慈岐之鳳泉絳之覺成益之法聚蔣之栖霞鄧之寧國許之辨行慈之石窟江之東林蘇之虎丘趙之無際隋之智門冀之覺觀究之普樂徐之流溝鄭之定覺濟之法吼

京輦同刹之大興國與五嶽之以嶽名者當時慶雲甘雨靈芝瑰樹異禽馴獸靈虵巨蜂之瑞在在有之而青赤五色光景浮動固懸合若契也其最盛者曰曹陜雖隋帝亦疑之以叩天竺摩竭提之使而云陜乃地藏道場曹為光華虛空藏故余往往私怪其事以為隋帝者何脩而臻此毋乃附響貢諛一國若狂獨孤熲指之諸髠倡之守臣和之奸劭從而粉飾之哉乃今覩茲靈異抑何遠而章覈而不誣也且夫舍利者此云骨身又靈

骨也是骨髮肉之英而戒定慧之所薰脩也佛之所謂舍利者則非見刧積也是故三昧之燼得八斛四斗而不為多其三之一留人間者阿育王分之為八萬四千塔役鬼神一夕成之而不為速震旦得十九塔而不為少康僧會懇之則自無而忽為有曇榮懇之則自三粒而至三百粒今夫隋帝者非謂其德足感召也非謂能荷擔如來之玄理宏教也緣也道不緣不顯緣不時不契夫豈直隋帝緣至則姚興愔而諸譯與阿育殺而舍

利出則天淫而華嚴著緣未至則唐虞之為聖漢文光武之為賢而杳如也銀有燭壁有輝蛤有珠蜃有市蜥蜴有氷自無情而含識一物之微尚能斂天地之精以為光怪而況舍利乎哉或曰京師古幽州也隋帝之所建塔而藏舍利者幽之弘業也非天寧也是不然幽至於今無弘業也夫天寧之先不為弘業也意者志軼之志軼之安知弘業之不為天寧也耶

重脩南翔寺記

去嘉定縣之南二十里而遥葢有南翔寺云寺所以稱南翔者當梁天監間有異僧德齊止錫其地規為阿蘭若甫決筮而雙鶴依之晨起放鶴鶴往之方必有客至至則為檀越布金其地委輸若神鬼不日而成上刹以雄麗冠東南德公化之亡幾鶴亦望南而翔不復返或云鶴之逝也留詩於刹之楣郡乗載焉以其俚或傅會寘弗録垂五百年而為後唐之開成寺且圮矣復有異僧行齊者止錫如德公雙鶴復依之行公感其事為一

衆說法而有莫少卿者盡捐其槖緡而拓飾之雄麗踰於舊觀行公戲謂鶴吾事畢矣恣汝所往鶴應聲盤舞遂亦望南而翔不復返行公尋亦化當是時震旦之士毋論緇白咸以二齊公為一身而後雙鶴之為前雙鶴其語留珠林中甚著至宋紹定中天子知之遂賜寺額曰南翔至元而講有堂禪有盧會食有所蓋以時次第新之及明正統中而大圯司空周忱氏過而慨之以邑賦之羨粟倡而諸善知識和焉其觀遂復故至嘉靖中

小圮則小飾而至萬歷初則益大圮上雨傍風飄揺其外蠹蝗叢蝕其裏勢且及像像亦多損剥寺僧且重悲之憫之計無所出彷徨四顧而歎曰秉軒者源源且不之而不一及鶴耶我則不德不能若二齊公何以使鶴令其地猶曰南翔而歛之公秉里士行賈不可指數能一慨然為莫少卿哉於是稍有應者若某某輩然不能十之一而諸歙中獨有一善知識為任良祐氏其貰金五千嘗汎大河而遇風以舟免歸德於河金龍之神而

捐千金之槖新其廟矣既而歎曰是神也尚不能不賴如來之力以脫大鳥喙而我敢忘所自挺身出任其費若木石卽甓堊若塗塈若脂澤之類計可中金二千曰去吾槖之半不至凍餒妻子也逾月而以其貨賄器用來又逾月而以匠石工師及諸役作來日運指計身分功於其最下者葢不及歲而大雄氏之宇煥然一新餘力以及門廡方丈而佛及菩薩阿羅漢天王諸像皆奕奕神采生動瞻者肅然僧自重等不勝感稽首來謁余

請為序次其事或謂寺創自梁天監天監之主不有所謂武帝者哉其刹浮羅經像不可勝計普通大同之名震耀於異域而我初祖達摩直斥之為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彼二齊公者獨不之聞耶而今任氏復效之吾子固不自愛其筆札毋乃讕語以辱我初祖余竊不然夫童子聚沙之因至受鐵輪王位而及其既登阼也以摩訶力役鬼神一夜而成八萬四千塔徧於閻浮提而尚未證五地何者以難易之勢殊也武帝挾半天下之訾

而作此小有為事固易易耳且其難不在有為而在無為無為之地不過識本來面目武帝不之悟而沾沾焉挾以為功德宜初祖之一斥而欲醒之也若必以初祖而律二齊公則徧閻浮提何所著大雄跡且令我大雄無一蓋頭茅而何以標像教於後世作人天眼也今夫任氏者媺賈人子耳媺俗以訾為命而獨弁髦之悉竭其精力從事於玆刹而不之卹即無論其為齊公化將無為莫少卿者化哉且夫樂界之有鶴非罪報所生又

焉知二鶴之一不為任氏而任氏之異日不為鶴勒那尊者也耶夫任氏者苟不住色而行布施則固初祖之所許而我大雄之深歎以為貧窮之難者也或人屈而退余故筆之以授自重使勒石以詔來者

泖塔院常住田記

泖故由拳國至秦廢而為長水縣俄忽陸沈而為湖曰泖泖之言谷水也葢當秋霽時其水隱隱見睥睨坊市跡云而水之所不盡者僅周數百步唐時有比丘如海

過而異之以此金剛不壞之座諸天龍之所擁護者為窣堵波凡七層高可百赤以鎮之塔成而登則近而九峰遠而娜如峕嵒馬鞍之杪俯而陽城澱山諸湖之浸亡不入目皆其勝遂甲郡邑又八百年而比丘智明始益搆大雄氏殿中塑佛菩薩羅漢聖僧像傍翼以淨室庖湢之屬智明既化去弟子自正乃悉捐其衣鉢與遊族姓所得者置大藏經五千四百餘卷為傑閣以度之閣成而塔院之事始全其地雖宛宛在水中央然獨為

諸流之所滙於道里甚便以故叅方之雋亡論大德具壽或閱藏者或事羯磨者或倦而借以安居者咸望表而憩楫焉自正二食屏除四事供養所至若歸毋煩分衛然而至者源源恒見其餘供者汲汲恒若不足大善知識陸宗伯公樹聲憫之與其仲氏今中丞公樹德謀割腴產五十餘畝充院長住且言之邑司俾免其他徭役大約一歲之入少節縮之可以供入衆自正感二公之為德而慮周也其檀而波羅蜜也屬居士記之以垂

永永居士竊臆我薄伽梵之息竹林也身率其弟子以游食國城聚落而名之曰乞士又制令精舍毋得蓄釜鬵事火之物而名之曰律然一易世而迦葉阿難陀結集大衆成大藏五百六通迭察迭書無餘畧足以行乞勢不得不資阿闍世王之送供而其後三明五行之賢或却怨敵或摧外道人王至割邑户以資之多有至千户者少亦不下百户葢户割而田亦借焉遂為寺長住而我震旦如南嶽青原溈仰諸山亦因而不改譬則井

降而佰繩降而契世之所趣便雖我薄伽梵亦不得不保也今天下伽藍蘭若亡慮數十萬計獨所謂長住田往往屬之豪有力家夫古今不相遠古之所施今之所奪而閩浙之間其猶有存者郡邑苛責之殆甚於齊民而其僧亦不自愛一從踐更歸施施而趣摩登廣額之家以苟快目前而已嗟夫大教之凌夷夫豈可盡歸之一闡提要亦有交任其責者今以宗伯公伯季之所捐尚不敢望吾家東亭右丞何論給孤獨長者然於末世

則甚希有故不辭而記之竊有進於二公曰不住相曰那爛陀又有進於諸受供者曰天台觀心法又有進於自正曰時念如來白毫相中一分居士亦借以小懺無明焉

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廟記

故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之祠廟徧天下幾與學宮浮屠埒而其在吾州太倉者亡慮十數而城西之巽隅最著其祀不知所繇始自癸丑甲寅間島寇內訌撕髡我

郛郭而睥睨之間若有攝其魄而祛之者諸將吏士人歸德於公之神稍稍飾廟貌而病呰窳且前逼狹逕不稱萬厯之庚辰飭兵觀察使臨汾徐公來謁而心動謀所以更新之而會御史中丞絳州孫公按部至與徐公咨攷政獘吏民疾苦而徐公以間請新公祠孫公慨然許之已而曰時得無屈乎是未可以煩我父老子弟蒐幕府訾得羨廩之中金百以倡察使者番禺曾公公喜亦出其羨廩金殺其三之二徐公所捐帑金視孫公而

倍以工屬衷守伯睿俾司其總而幕僚劉琚寔專之衛幕僚葛某佐之亡何徐公遷為秦右轄而觀察副使饒州李公來代有以不繼告者李公遂大捐其奉與廩以中金四百五十益之巳郡守朱君益之得十之一而贏袁守益之得十之八而殺萬户曹邦獻其地畝五諸僚佐文武吏士以曁州之冠衿耆碩効材力者靡至蓋踰歲而廟成前有門門有綽楔入復為門門之内為廣除宏愷朗洞左右兩廡翼然繪公之存歿履歷甚詳中堂巍

然穹窿靚深公之神與裨將之像在焉最後為寢制稍殺於堂兩廡稱之凡費中金千二百有竒工若干前是徐公以遷去而州之薦紳先生出為祖徐公觴而屬余曰夕者夢公戟手謝謂托子以寧宇疇歟為我紀之則稱先生名以報意欣然别有是哉公之神也非先生之言麗之石而誰屬余謝不敏廟既成袁守則率司祀者道正費有光以李公命來請既李公復申徐公遺指以請余不獲重謝乃拜手颺言曰公自黔首起應募掃黄

巾若敗葉馘良梟德若承蜩縛禁若係鼠覆七軍若淹螘其跳盪摧拉之雄武夫人而能狀之間關萬死跡故主於一錐莫立之地抗漢賊扶漢燼於一綫未盡之息其孤忠亮節夫人而能言之公之歿威靈著於遠邇郵大災捍大患與祀典胞合夫人而能頌之仰之獨公之神所以久且大者弗盡知也今夫吳相胥城陽景王至俠烈也吳興憤王至伉猛也伏臘刲釃之所趣覡巫之所揚栩世史之所載記何班班赫赫也然不數百年而澌

以銷淪無遺響者激生於一念之發而氣用於一時之
不盡也非精誠為之也傳不云乎至誠無息不息則久
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而高明以麥城之役公
穆然而就冥若無聞者垂五百年而始為開皇一顯於
玉泉之刹而尚泯泯也又垂五百年而為崇寧再顯於
蚩尤之戰而後著自是而又垂五百年公若以一身
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為一心而趣公其
郵捍之靈與供奉之虔略相當蓋上而后王君公下而

紅女嬰孺近而都披遠而魋結侏儺之鄉亡能不心儀公者公之所以久而大則誠也亡論其雄武即所謂孤忠亮節皆誠為之也誠可以貫金石後三光終始萬物而又何疑焉孫公徐公則皆公鄉人其知公寧在余下姑以余所臆識其大都云世稱公有曰義勇武安王者元所封也有曰西臺朗陵巘魔上將者道家符籙所傳也今定之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曰將軍侯者何昭烈所命也我高皇帝所著令甲也係之漢何公志也李

公聞而曰善趣登石

性命仙篆七十二字記

元馭以我師曇陽子所授仙篆名三十六見示曰鵠頭曰大書曰小書曰地方曰蚪斗曰龍書曰麟書曰飛白曰刻符曰玉筯曰倒薤曰穗書曰墳書曰柳葉曰竹葉曰松書曰鐘鼎曰碧落曰垂露曰鳥跡曰金錯曰殳書曰龍爪曰垂雲曰芝英曰鳥書曰玄玄曰龜書曰鸞書曰採陽曰瓔珞曰剪刀曰懸針曰雕蟲曰轉宿曰含珠

世貞不自量妄以為生人大原毋過性命度世之學亦毋過性命僭借此二字竊窺我師筆端化工之妙師果不鄙而許之爛然滿紙捧持循覽不覺絶倒第以為怵心眩目之觀而已徐察之而其離合等配錯綜叅伍有不可形容其妙者真若乾坤清寧日月懸象星宿臚列而鼓以雷霆潤以風雨也師又為世貞作金字心經神采更自焯然而中有天圜採陽二書尤出諸體之上忞以叩元馭謂師盡得集道宫崔姑仙篆凡七十二家頗

秘之不盡泄也世貞因徧考衛恒王融韋續王愔庾元穪韋仲謝善勛所著諸篆名稍合者志之鵠頭一曰鶴頭皆漢詔版所用稱尚書尺一者是也大小篆即大小書斯以前石鼓比干盤延陵墓之類也蝌斗即蝌斗之形而飾之或云顓頊高陽氏所製是也龍書太昊庖犧氏因景龍之瑞而作者也麟書魯西狩獲麟仲尼反袂拭面而泣弟子申以為素王之瑞也飛白蔡邕書石經鴻都門見小吏以帚堊壁感而作也刻符斯高用之以

題印璽鳥頭而雲脚者也玉筯斯所作正體也倒薤亦名薤葉仙人務光所作也八穗神農氏因上黨嘉禾八穗而作也又曰嘉禾墳書用以書三墳者也柳葉諸志所不載今用以刻邊帥閫臣印其文尚存鐘鼎自禹而後琱戈鉤帶夏敦齊鎛之所存者也碧落乃絳州龍興宮碧落天尊像書也其字獨竒古為陳惟玉書一曰黄公譔書一曰二道士閉户三日書成而化為白鴿飛去也垂露漢章帝時曹喜所著也鳥跡黄帝時蒼頡感

鳥跡而著曰金錯古用以銘錢周之象府漢之刀布文是也殳書伯氏所執文記笏武記殳其文也龍爪右軍偶然而作類龍爪也右軍疑行此則篆也垂雲或即雲書黄帝因卿雲而作也芝英六國創體以為符信者也鳥書周文感赤雀銜書以紀瑞也或曰武王赤烏入室作也龜書他不載所始載愔志鸞書少昊金天氏紀官而作以章衣服也懸針亦曹喜所造以題五經篇目者也雕蟲一曰蟲書魯秋胡婦浣蠶而作者也轉宿宋司

馬以熒惑還舍而作也其不可攷者天圓地方採陽玄玄含珠竹葉松書而已豈天造草昧人文乍開上帝故遣頡禹諸真以書法救結繩之困耶抑頡禹輩皆仙真書成而以報上帝耶將赤明龍漢之後司仙史者頫而采人間之筆耶人非天不因天非人不成蓋自古記之矣獨念世貞以一幺麽丁末造不揆斷碑蠧簡坐而得覩歐趙所未覩之蹟其幸一也以楊司命之秀挺馨欬高玄而不能得天篆之一筆紫微王夫人所謂靈筆真

手不敢下交於肉人世貞肉人也何自而得之其幸二也真誥七卷多楊許手跡二君名位雖重而其時道尚未成所埀世者不過真行二種而已世貞乃獲收我師道成之筆其幸三也紫微夫人又謂五色初萌文章畫地之時則有三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篆明光之章其後逮之皇世而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之迹以為順形梵書分破二道壞真從易配别本支乃為六十四種之書也夫曰演曰拘省則八會從簡而

雲篆從繁或有出於我師七十二家之上者世貞異日倘獲沾刀圭之眖請次第授簡焉敬記此以俟

曇陽先師授道印上人手跡記

余以庚辰二月造元馭宗伯報謝我仙師曇陽子已飯宗伯園邂逅今道印上人閱華嚴藏上人秀騃豐下舒重如象王不輕言笑余乃稍以藏中語挑之輒響應而又輒破的當是時余竊自快以得上人而恨其晚上人亦欣然徙館弇山園元馭為傳致饔余三人相懽無間

也始余異上人貌以為河北傖父與語而後知其為吳中人然不謂余里人也久之上人乃自言錢姓錢故海濵名族嘗有室且家矣已而悉棄之而披剃師故伴松師時時習禪觀伴松余友也已遊金陵聽講華嚴經鈔於僧守愚已又游徑山聽講法華楞嚴諸經於僧東涵已又西北游止五臺少林二叢林者各若干夏請益於古燈二虎大方大千諸耆宿蓋宗教之學明而後歸余雖以好上人竊又疑上人事佛者也不當得仙師度亦

不當受度仙師而元馭手一編而授上人則為維摩經之下卷有仙師故及丹鉛之跡在焉復以傳燈録一公案謂上人子姑若支公之繹莊氏以意作數十百語請得質之仙師余不揆亦作數十語附上人後仙師略余之闇而廹於啓上人也出一札大約謂如來三十二相皆從無相得無相莊嚴皆自無心作心靜神凝然後可以當空迸火紅如血次聞師子吼三聲纔得如來珠照破萬象森然無法不過余始惕如也既而復茫如也不

能與上人相徵復上人故名隆魁别號印實而先師為易名曰無心有易號曰道印名之篆玉筯則金填之號之篆蝌斗則緑填之仙師既羽化而所報札業已留余所上人乃乞元馭補書而後先所賜凡三札聯為卷以示余而俾記之札語夥不可悉其大要曰斷思想以養神遣妄念以保性曰死心全道絶學無為善惡平等不二法門曰近火先焦者是先天真火子陽盛陰衰泥裏有刺者是物從有情中生曰無則太虛天堂有則火宅

地獄曰泥水生蓮向上蓮蕊一一倒下莫不返本還鄉
嗟乎是道體也是道機也是道用也余得三復焉而後
知吾仙師之所以度上人與上人之所以得度不偶也
教外別傳斯之謂巳即上人鉢錫徧天下所叅禮龍象
非一一匹之蝌蟻嘬鐵牛得一血飽耶夫衛元嵩憤其
教之不振顧甘心而徇道人因以倒戈北攻像教塗炭
無論巳若紫賢道光者自謂巳入曹濟三昧一旦舍而
從杏林以尋紫陽之脈何渠至改服受壓依貴勢采有

情即長生之業就而無生不亦遠哉今我仙師以曇鸞仁者轉而畬二氏之精神以鼓鑄天下而上人超末法乗夙縁若萍汎江湖而忽值之金篦指而甘露沐葢不必髮若髠黄若緇不必揵椎擯而出世度世之妙於一蒲團得之不亦至幸至幸哉雖然余不佞嘗以實仙師墨而見呵誚謂不尊心師而尊世師不究字理而究字跡之言也敢與上人交勗焉重謂曰上人而知印實之所以去實而道印乎而復知隆魁之所以無心有乎則

思過半矣

游白雲觀記

記佛光之明日大人有同倫之約於宅剎者余以間信屧消摇於門顧童子六七連袂而過曰曷不一往禮鍾了髻乎余顧小隸而問鍾了髻何人也曰是道人也而年百有十四矣問何寓曰白雲觀觀去寺若干里曰里可五而遥於是小隸前嚮道余與二友人步隨之折而西已更折而北蛇行墟壠間下上故隍堞阯烏帽出没

麥浪浮映少頃抵觀觀之中闔閉則從左竇而入為後殿有全真東華純陽諸像坐像稍剝蝕而傍室為鍾寢其人短而黧髮强半白問其年曰不記也固叩之則曰吾生十三歲而有土木難依稀從長老說之也則百十四者信矣問何以壽則曰天可憐活爾許年吾無術也惟不娶不多飲不怒不識數耳余心服其語簡切匪妄弟跡之所受蔬果薪米之類甚具皆大官供也蓋中貴人言之上而徼之耳已出啟前殿廊落中惟供長春丘

真人像像白皙然膚理皴皺無鬚寡眉若閹宦然攷故
志丘公最為重陽王真人小弟子道成而青吉思帝聘
至西城行在優之與講鈞禮呼丘神仙而不名仍詔天
下之為全真教者皆隸焉即故太極宮之而加飾曰
長春宮即玆觀也仍盡捐勝國上林太液之遺予丘丘
老矣晨起治道家事畢呼果下騮從其徒數十尚羊山
水閒日映乃返蓋又三年而後卒卒之明年始以尸入
龕葬於今像之下其徒云貌若生芬芳可數里不審其

信否當是時全真之教徧天下割張氏所謂正一之半而觀之瑰麗深靚危嬈宫掖蓋與元相終始明興而其道始小屈以劉淵然之見崇焦奉真之為幻不能盡復其盛今縣官雖名慕稱之然雅㫖乃在内外二家鍾恂一老耳語云臭狸何足汙吾絞者非耶或曰鍾僅九十餘其言百十四者諸貴人飾益之也

弇州續稿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六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錫壽

謄録監生臣王肯勵

弇州續稿卷六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記

吳郡北寺重修九級浮屠記

原夫窣堵波之昉肇也如來示寂雙樹之間闍維不燼皆成舍利上而帝釋梵天下至拘尸摩竭咸搆層刹以

示瞻依爰及弟子鶖子慶喜之倫雖等級小殊而供養臚次漢明之季則摩騰標幟於洛陽孫氏之初則康會著祥於江左古語所述經來白馬教盛赤烏殆非虛也當是時孫之乳母陳有宅於吴郡城之艮隅擬舍為寺而仲謀信心方熾大捐國帑以成厥功鬱作雄剎後有僧正慧者别創窣堵波十一層於殿之右方迨千餘載而不戒於火宋元豐中善信比丘及諸大檀越合謀新之且曰後分經載如來十三層辟支減二而因緣經則

謂如來八辟支七夫數窮於九九之可也蓋緒成而感舍利之瑞學士蘇軾以所藏古銅龜奉之而為之志自是稱壯觀者數十年未幾而遘金源之難復委之火絕興末頭陀大圓復一新之垂四百年而復不戒於火其上三層與中之幹柱蕩為煨燼搢紳大夫故嚴太保恪顧太僕存仁今錢司寇邦彥郭光祿仁輩慼形家言發希有念將鼎新之而訾用不繼善信稀簡有山僧性月者清淨少欲精勤自勵六時皈命一鉢不私聞而慨然

請任其役延禮坐主朗公為一大衆開首楞嚴襯施雖
微漸有至者甫謀樹架而工師驕焉故昂其直以相要
苦有游僧曰南山如金者自伏牛來遶塔頂禮而歎性
月故識之謔曰事濟矣請一切受署如金初無所難易
架構之工十未二三即挺身木杪指揮羣役小間即為
廣說因果辨辭泉湧或戟雙肘或翹一足猨跂鳥掛踔
厲若飛嘗一傾滑而墜衆謂立糜碎矣去地丈許𨈆騰
而上尋理舊談面不改色乃共咋指以為神人檀施雲

集如金復手自料理分功役作徃徃兼數人凡九閱歲而始成為工三萬餘為木石甓堊之費直金萬餘高三十七丈延袤二十八丈八尺雖九級之尊毋改舊觀而壯麗夐鉅儼然若攬化人之袪而造天中矣如金又能賈其餘力化造能仁丈六金像及圓通妙相慈氏應身種種悉備自是不能以其名隱而漕使者符攝俾主寶應湖隄緣如金意難之業已不可止遂示微疾而逝其徒之住持茲剎者追感無已俾居士記其略於堅珉居

士少嘗讀史至齊梁魏隋間見天下波靡於西竺之教盡發齊民之益藏而糜爛之金碧宇舍文繡土木疑其蕩而亡所節得達磨有漏小果之一語以為快然至梁武之末契折蘆渡江面壁嵩少魏之女主亦嘗再使問存當時永寧之刹上徹霄漢下窮黃泉吞若同泰者八九而未聞有所風止者何也葢以實引冠達而以權聽胡媚也此所以侍中智下根之異也破相盡於大鑒即心標自寂公夙慧之士一時為之頳䑐而百丈繼之别

樹法堂不立佛殿丹霞燒木像以禦寒玉泉書祖名於
犢鼻乃至有盡撒諸佛投之水火而即師子坐設臯比
者曰佛菩薩假名也西方假地也天堂地獄假設也今
夫律者人之所不樂受也財者人之所不樂捐也非有
甚畏於彼者未有能去而就此者也今天下之號為叢
林者衆矣然往往創自六季及唐至宋若元而復者有
之矣創者何寡也其在於今則毋論創而復也因而飾
之者非宮掖之重則大璫醵貲耳於齊民何寡也非古

財力之獨易而今之獨艱也其權屈於實實之不足而權亦因以泯故也嗟乎冠達而前尊佛之跡而迷其心百丈而後得佛之心而絀其跡跡絀而心存此其重奚啻倍蓰然而能使佛之教日凌夷而不振者亦一濫觴也夫以吾郡之一窣堵波於佛事至猥小耳以如金之為幻而使人趣之苟有所就其功德亦至渺淺耳然使闡提之衆因而有所提策振息而為警破慳而為施閭左之金錢粟帛不去而之狹斜攺陸博游冶鬬訟之業

而皈善地者非亦末法之一助也耶諸公又為言郡以雄聞天下其勢盤紆若龍而兹窣堵波實為之尾前者災民為之謡曰龍無尾雨不起今兹大有利哉則非居士所與知也

小祇林藏經閣記

藏經閣在小祇林門之第三重其前瀕梵生橋曰清涼界有高榆美箭之屬左右引植嘉樹碩果後揭中弇傍瞰西嶺下帶天鏡潭上組名卉和薰涼蟾媚景百態最

為吾園勝處詳第二記中不復贅始余得佛氏經一藏於華明伯所闕百之二乞善書者補之為茲閣以奉扁之曰藏經可十載而得道經一藏於沈氏子所亦闕百之一其補書亦如之附奉閣之右室闕 藏經一而已佛是也而何以稱道藏焉今夫道經之為聖言者獨道德黃庭陰符諸篇而已餘皆偽也或曰佛經之小乘諸品西僧為之也亦偽也或曰釋教之與道角其斷斷而貞勝者非一日矣漢之永平元魏之真君高齊之天保

宇文周之天和唐之會昌宋之宣和元之至元凡七角而釋三勝道亦三勝一兩敗蓋至于今未有合也而子乃今合之何也解之者曰釋日也道月也不可偏廢也雖然俱未曙余之所以合也曰虛曰空曰無曰寂其體同也曰知足少欲其初秉同也曰以定生慧以恬養智其功同也曰慈為大士德為三寶首而悲而哀其念同也如來說法四十九年曰無法可說而猶龍公則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其法門同也維摩之左掌擎阿閦界

而南華之鵬摶九萬里而風斯在下其俶儻之寓同也故道林開士精言罄於逍遥通明玄宗深尚托之勝力彼豈不知其水火然而不以奪其所真見者其見同也小不盡同者深淺大小之際而已彼其樹黨立幟而相搏擊所搏擊最膚跡也其所標著最膚言也皆其師之所不廌者也然則二藏之不相悖有之其亦可無删乎曰吾於佛經而擬所存者十不能一也於道經而擬所存者百不能一也删則吾惡乎敢志之而已矣

重修虞山白雀寺記

去常熟之二十里有寺曰白雀其地東枕虞山西沼大海襟江帶湖葢羯磨之勝境也寺所以名白雀者長老云梁天監二年有遊僧志圓善堪輿家言得其地而悅之倡諸善智識以有茲刹刹甫搆而白雀二巢焉自是數圮數振以迄於亡元之季委之兵燹之手歷我明八熙朝而弗克復其存者草莽之阯與僧雛之丙舍而已久之為正德丁夘比丘明慧以四衆力悉新而拓之又

久之爲隆慶丁卯再圯優婆塞明淨再新之尋復圯而
比丘智海乃歎曰嚮者六十年而圯今者不二十年而
圯豈末教之轉促耶將無所以致力於土木者未固也
謂其徒慧秀曰吾饒緣爲汝職募若饒思力爲吾職締
自海公之募而檀施雲集秀公獲匠意焉覓取其厚材
取其良塗墍取其精堅於是三身之座四天之閣與十
六應真之位屹然若金剛不壞矣壯麗亦稱是寺成秀
公來乞余記余之鄉先生王寵履吉嘗養痾兹寺余得

其詩二卷詞翰皆驚絶因竊跡其瑰竒崇墖窔委咔窱之勝思一游目而未能嚮者似聞客言勝且泯泯矣詢之秀公寺今如故勝亦當如故秀公曰然嗟乎當天監之世冠達氏以人王之尊酷入人天之小果而吾吳郡又其左馮右扶緇黄之所飯嚮貨賄之所藴隆葢有非佛理不談非佛事不之者宜浮圖之盛至此也然而同泰之講座未徹而火輪即逐之其它臺城之内外今所按圖而得列於伽藍記者十復有幾而瀕海一蘭若遇

圯轉振魔所不能妬而社所不同改豈護法諸天厚小而薄於大哉夫圯者數也振者人也或者曰人亦數也夫山河大地惟心識所造而可盡諉之數也耶且而師之有感乎圯之緩促也以為致力之固與不固也此非獨一剎言蓋晳於說淨業者矣二比丘勉乎哉以此功德而不住相則無漏以此深心而奉塵剎則大報恩不然而欲以余言而為寺重以寺之復而為若重非所知也

高公橋記

海陽之舊治曰古城故越國公所築至唐始徙而西十里五流之所滙曰漸江襟邑而東古城之山寔綰轂其口則車馬之所繇道也編葦木而渡卒然遇水潦則蕩無跡士女淹日磧坐遥相喚而已徽太守濟陽高公時用郎高第來治郡朞年政和而歲登乃以間案行屬邑疾苦而得其狀歎曰民病涉矣即太守有不腆之輩一安能如公孫大夫僕僕晨夕且所濟之幾何屬其令曾

侯乾亨曰為我諆于邑薦紳三老文學卒吏咸報曰公為邑行李計意甚善雖然是必石而後梁度其費為金者萬有奇曾令内憂曰藉之官官帑之寸鏹尺幣皆版大農矣且未可以一方之役而勤我民意者藉之豪乎有去古城而下流十里者豪一曰黄廷侃其人質直可義使也乃召而屬之曰是費且萬金生能為我損十之二以倡諸吏民乎廷侃慨然曰小人積歲月之贏以有此橐而衣食之亡幾念有以散之貴得所耳一切請獨

任母以煩我父兄令大喜以報高公則亦大喜廷侃乃
徙家其所僝工采石伐木經始於壬午之季秋至某年
月而告成厥脩八百武廣四軌崇九仞其堅若礪矢矯
若崇虹穹窿若三成之嶺度者足相踵目相瞚而懽呼
相屬也後令丁侯某至葢時時為鼓舞焉既成以報高
公復大喜援詔例予廷侃爵一級得公秉而會少司馬
汪伯玉氏來遊其地而壯之名之曰古城石梁而紀廷
侃義舉甚詳廷侃蹴踖不安曰奈何以一貫人子而擅

賢士大夫名且是梁也守高公之指也邑曾侯之所許而丁侯之所時誨也余敢奸之走其從弟諸生廷直留京謁大宗伯袁抑之氏而叩之袁公曰若所不敢者善為大書勒於石曰高公橋已復走其友諸生吳子玉於吳謁余而請記余夙善吳子文而義廷侃不獲辭按司馬所記稱石梁今言橋者何孜孜爾雅梁莫大於溴梁郭景純注梁即橋也又曰梁石橋也石杠謂之倚亦曰橋也其獨言高公者何示尊也亦志所自也昔漢有崔

雍州者治渭水而獲巨木數百章取而橋之百姓以為便遂目之曰崔公橋而他若召伯之埭鄭國之渠白公蘇公之堤皆因其人而不之改蓋所著於去後之思毋忘其樂利也然李氷之橋於蜀蔡襄之橋於閩其巧奪造化而功蔽全鎮僅被之以七星萬安之名而二公若不與者非百姓之忘而二公之讓也雖然其血食於彼地者今猶未已高公以一念之仁能發長者誼不愛萬金之橐以成千百世之業然至廷侃之為誼功成而不

有其名以歸之高公則又難也毋亦高公之德政居平有淪浹於膚髓者能使人躍然而子來也耶吾甚嘉之故記以示後之為人上者必好仁如高公為人下者必好義而終事如廷侃而後可高公濟陽人曾令吉水人丁令武昌人先後成進士有聲

重建瓦官寺祝釐聖壽記

瓦官寺者剏自晉興寧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陽右所稱銅官鹽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寶一為師子國所貢玉

如來像一為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一為戴顒所損臂胛塑像至宋孝武時復以三十二金像益之遂褎然為四百八十之冠而是時有傑閣踞其後壯麗無偶以久故欹其西南角至唐開元九年七月大風起龍江蕩秦淮而上欹者復正寺僧神之龕其事於壁南唐昇元中以紀年為閣名而至宋開寶八年十一月金陵下兵燹凌之閣遂為燼而神之者猶曰海船自東來夕見空中有光擁一閣而去隱隱聞梵唄鐘磬音若所稱同泰

浮圖者距其刱為歲五百八十餘葢自是一燬而不復紹興中一論師於閣址旁百武復建閣曰盧舍耶高可七丈逾於瓦官之舊久之復中兵燹葢併其所謂寺者始而稱崇勝壇繼而蕩為兔葵燕麥之場而漸不可識徒令人增慨於法汰道林智顗之書劉丹陽王長史何次道阮思曠之緒論與李供奉之詩歌想像暮煙秋色於治城大桁之間而已至明而入魏國上公之圃為鳳凰臺西隙地正德中有神僧過而膜拜焉謂為佛土授

記居民以去自是時時夜見光怪久之山西比丘覺恒者得法於淨土寺法師成亮已受記伏牛印空師繇少林轉歷南海至金陵魏之先公禮之為築精蘭以舍直其地父老稍稍為言光恠狀且云故瓦官寺址也廢井在焉跡而掘之有石刻天王像精甚識其陰曰昇元於是魏公益慨然自稱檀越頗發其藏鏹以成殿堂門廡庖湢客寮莞庫之屬華靚窈窕深中宏外經像整麗咸得其所而它所未備者恒公盡以三衣中食之羨足之

其後得金陵悟迎為弟子授之衣鉢而脱身走伏牛立而化迎公代之以精勤為法事以慈憫攝衆心大德具壽紛綸而萃羯磨講誦各安其職今魏公復用三天竺故事割其餘禄以供常住迎公既謀所以永永兹剎者祈之宰官汪先生伯玉俾為文紀之詳且覈矣居復念魏公世世為天子肺腑其履端履長萬壽之祝歲不過三且與百辟共事亡以專盺旦而諸苾蒭托國主之護持亡兵革灾沴宅厲以礙薰脩盖未嘗食息而忘祝釐

走其徒二人謁世貞申爲之記世貞故嘗讀遠法師前後論辨沙門不敬王者又百丈剏立道場不立佛像以爲卓識及見宋元之季宗師上講堂必先拈香而誦佛祝聖心竊以爲疑其後復攷我世尊所行化之國非一王其王嚴事之不啻大梵帝釋而世尊之所以奬翊而庇佑之者亦不一二已也當此之時重在法王則人王賴法王以有其國世世尊滅大迦葉阿難陀繼之人王與法王交重則兩相事迨其既也大法流而震旦重在人

王則法王頼人王以行其教是故遠法師之論有所絀而百丈之見不能以偏用若是乎頌佛祝聖之不可已也諸比丘可謂能得其意者已若魏公世臣與宗社共休其昕旦加額願天子萬壽無疆又何庸贅哉故不辭與伯玉齒而為之記

小崑山讀書處記

崑山為吴屬邑中有山巋然以是得號故老云此馬鞍山也去華亭之西南十八里乃真為崐山今以崑山之

為邑故辱之曰小崑山是故婁侯陸遜之孫機雲所讀書處也然其大實不能當馬鞍之半而又以地偏而水迂不為使輈游槳之所便習今年丙戌春友生徐孟孺陳仲醇游焉其阯蝕民居逶迤而上至半嶺而有佳木美箭之屬其勝始露更上數十武為石塔而郡之所誇九峰三泖者悉歸焉二子樂之挾塔僧而下與偕東過一庄墅楚楚僧曰是鄉老陳姓之室也業且售之無為主者問其直止可三十金二子適有某甲饋欲返其槖

而不可曰士衡不云乎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即此地也夫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請售其地而祠之置丙舍以歲時賡讀書其中太原王辰玉聞而欣然為助其不給乃稍稍更飭之其居前俯清流左右壘黄石為短垣其陽獨闕樹槿藩之曰槿垣中有堂三楹頗整靚斑竹千竿擁之蒼翠襲几席曰湘玉堂側室蕉數本輔之以長夏弄碧可念曰蕉室中奉二陸主又曰二陸香火處有石刻曇雲陽子古篆心經梓龎居士集度焉祠之後

左偏石岩高可數十丈空濶瑰奇石楠十餘樹覆之石皆作紫紺色曰赭石壑竹後小池蜿蜒至屋角而盡蘋藻空明儵魚出没曰蝌斗灣出槿藩門則所謂清流者其淺可以菱菱熟則紅如夕霞曰紅菱渡渡之東板橋横焉左右多垂楊曰楊柳橋稍折而東堰水一區方廣三畝馴鶴浴之没不能脛曰洗鶴溪斑竹之餘勢上延山椒芟其繁者得地而亭曰花麓亭湘玉堂之陽與祠之左為廣場且六畝二子念欲雜蒔諸花卉實之而需

裝耶矣乃自草疏請諸戚執曰為我塗澤此石者花為我暎帶此水者花為我挽客趾者花為我娛二陸先生之靈者花即捐花而惠之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稱意而已俟花成當目之曰乞花塲塲之右方有井洌而甘亦前目之曰澆花井而屬山人為記夫以二子之所偶遊而得真崑山以崑山而得二陸之遺踪於千載之後起哀魄腐骨而聲施之乆絶之血脊一嘘而熒然復覩香火兹非文士厚幸哉雖然以二陸才不能保首陽之操

而失身於讐國又不能沈幾辨勢而失身於伉王晉陽之甲士衛戎首卒不勝而以譊死士龍狡狡差稱循吏然於大節竟胡當也二子勉乎哉即秇文一技耳能使千載之後若新而況不但爲秇文者又當何如也於是呼筆紀之而致花十種於埸

東海游記

歲丙戌之孟夏汪司馬伯玉挾其二仲與客龍徐兩司理栖我弇中弇中之勝窮思有以廣之者將東游於海

而海溢之新城其帥曰張君君適有信相訊間語之則欣然具人舟迎而二仲之一某病懶而驕不欲往遂以司馬司理走吴門余意殊邑邑謂張使語而主吾自與高陽之客來不煩彼司馬也期之十日暮而泊新城九日大風雨時客當往者龍溪令沈君太學生曹子諸子潘子林子及從子公蓺少兒士駿侍焉相顧而疑如風雨何余語之曰夫與一虞人期不風雨改也而奈何使我食言於張帥也夜夢祀東海若者拜之則為起已而

避從右廡入追拜之則答而加恭晨起雨猶涔淫不止賈勇治二舟而發太學徐子適過我要與偕既發雨稍間已復時作風調調刁刁艦首與潮鬭甚艱行可六十里而暝色見矣然以客之勇於酒也飛白捲波綱鮮佐之雜以諧謔殊不恨緩張帥輕舟來迓以醉卧辭夜息蓬底不聞滴瀝則已幸矣質明張帥復來訪已偕沈君報訪時雲陰漸解駁俄而晝捲輕颸柔調若有而無張帥乃盡要客登福之餘皇蓋海舶之最大者而徐子為

其友所妬紿以它事喚舴艋馳而去之諸君飯畢易沙之蒙艟取其輕而便操也鼓舵從退潮出翔陽在天金波溶溶下上一色戈船雜沓旌旗搖曳鼓吹四奏炮礮陵厲其東為崇明百里而近始望之僅一髮耳漸近則煙樹漸可辨唯南北杳渺出目背外不可究詰俄而有若飛藿十餘颭浪來者頃之辨其為飄也戲謂張帥得非越裳舶乎以不揚波故來問聖人耶既則候汛之歸艘耳張帥乃部分之為魚麗以益我軍容左右翼而從

進潮入時日猶未崦嵫也而纖阿密秉之矣徙倚良久崦嵫之照盡而素光顯張帥仍布席於餘皇之背前後大小相望佹百艘艘樹二檣檣懸一燈若巨宿然與成象者爭耀街鼓初動清光瑩然凝碧萬頃黎園之長鬣者歌大江東去之疊羣與㬥發不可遏則使童子擂漁陽摻於餘皇首而摘紅蕊使遞傳蕊至手而鼓歇巨羅在口矣客避花則怯競飲則勇循環無端與月終始既醉散去晨甫櫛張帥復來挽欲續未竟之歡而風蓬蓬

然掠耳矣余亦興盡固辭張帥以為勝事不可無紀請得一言之為寵光余竊惟海之為壯在於泱漭浩溔黏霄無畔噓虹磷日齊没汨出而其勝必自風濤䨓之激天漢揺地軸長鯨毒蛟天吳紫鳳之恠倏忽閃尸變幻萬狀若玄虚思光之賦所稱者然後可以極其勢今之游也一葦不驚瓴尊晏如童子嘻笑長年鼾息此何異吾家一池沼亡論吾不文即文何以稱之雖然能極其勢者誰也即不幸而遠使貪商遘之將唬噭祈死之不

暇而暇與論文哉且余之觀於海者五此其最小者耳然而東南一大綰轂口也今吾與君從北而數其去而若雲之檣若霜雪之粳稻者勝國之所轉漕以給都會者也從南而數其來而若雲之檣若霜雪之戈鋋者先朝之所中倭而殘我邉徼者也其利與害懸殊然不能為無事一也今吾與君幸籍天子之威德而君又以兩伏波之略承之其危舠死士不以闞憂而以飽嬉而吾草莽之臣亦獲一寓目焉至狎之以為池若沼惡可不

相慶幸知所自哉張帥曰固也余日臨海而得昨之游者歳不一二數將子之嘉夢是踐而余敢奸之請受以登石沈君名昌期曹子名益學潘子名熔皆吾太倉人林子名庭雲閩之晉江人徐子名益孫華亭人張帥名榜越之臨海人廉而郵士有文武才其再涖戎也執政實賢之

先司馬祭贈聖綸碑陰記

嘉靖歳在庚申臣世貞之先臣某以直忤權相嚴用邊

隅小警絓吏議臣不孝不獲叩閽請代又不能從死地下覆盆飲血者久之爲隆慶丁卯屬在鼎革始敢白見冤狀下太宰議太宰移大司馬大司寇復移左輔之臺使監司三報牘而後得昭雪還御史大夫官明年吳中之撫按督學憲臣合辭以旌䘏請而河閫之悍相有與吾地之故相閲者謂故相爲市恩而宗伯信之遂報寢又入海賈謗其爲朱中丞紈請者亦寢當是時臣方强起守浙藩懣懣乞休不許自是遷晉臬補楚臬以至入

長太僕撫鄖襄婁乞休又不許然以報寢未幾而貴相汰甚自詭以綜覈名實次且未敢更請而臣忽避言里居每一念至五内寸裂弟有彈指歎息而已誠不敢萌它望久之臣以少司寇徵不幸被狗馬疾不克赴而弟懋起副閫臬私心欲屬以茲事而會其自臬而藩以賀萬壽道得南容臺佐乃勉具疏草千餘言俾至都下上之卒卒不果未幾吳中之按臣鍊偕撫臣元敬合疏陳言便宜八事其一事則復劇稱先臣之功巨而創深於

格當旌卹而朱中丞亦與馬事復下宗伯為請於上俱報可而先臣二品未滿考以甲胄勞獨得兩祭全葬恩至渥也臣母郁後先臣十年而捐館舍久侍窀穸臣乃敢以例請併祭而友人太子少傅錫爵見臣疏草而憫之稍為潤色以上事下宗伯既許臣母併祭復為移太宰具先臣橫草之勛得贈大司馬臣誠不知所從來驚忭逾望既拜祭及焚大司馬告黃窠録諭辭二章告一章勒之貞珉以昭顯聖恩垂永永嗚呼先臣事世宗朝

縣小官不十歲而拜中執法然自是南捍倭北守薊委命鋒刃之林以身禦圉者又十年而中讒不免夫罪與賞並輕而功與罰偕重煢然之孤有朐無口者又九年而始一獲伸復中讒不與沾旌卹蓋又十八年而始有祭有葬有贈不特先臣墓木已拱而臣之髮縞齒墮去鬼無幾何矣其以讒中沮先臣者亡論麗辟與否然已燼盡澌滅不足置齒顧今上恩德隆天厚地靡可報塞而一時鄉袞臺臣明識高誼亦豈遂宜泯泯故略紀其

事及姓名於碑陰以志先臣之寃苦勞勩其抑之易而伸之難若此臣不孝不能為先臣請一旦之命而賴公卿大夫公議之力又若此為臣之後人者用歲時掃祭先壠頫仰龜螭捧誦綸綍洗滌肝膽砥礪士行以少酬君親執友之分誼於萬一臣旦夕從先臣以身蓐螻蟻庶幾無憾哉

虯龍亭記

當萬歷之某年吳興潘公時良以御史大夫督治河漕

淮北之功就而昉有事於淮之南築堤以捍河與湖水爭勝河不外溢則民不竟魚湖不內蕩則漕舟有所道而毋阽溺其工至艱巨而利甚博公之始下令鳩僝畚鍤雲集而高堰之下流為黄浦者最其衝也而最不受塞居恒舟楫過其地必出驚濤迅颷以敗之至是則東郡之新與淇園之楗隨下隨漂而不可挽公乃先築高堰及為兩𡑞以斷其上游水不至則黄浦之根見而窟𡺚者皆不安一夕大風雨雷電摧拉若崩城池忽穴深

丈餘方廣二十八丈中有首骨一具若馬者舐之黏舌
已而從居民所復得齒角脛骨若干餘為商船所分取
都水使者上事於公以為神公曰龍所蛻也我何與焉
雖然隄之害去矣上於朝留其骨玉府蓋不日而隄果
就公至是凡三治水矣功成而加太子少保入留都大
司馬又入為大司寇以持法抗新貴人為所中罷歸田
庶尹百司嘗為公屬者與宦游其地者咨嗟咏歌不啻
河洛之思因即蛻骨之地亭焉而會河復決漕道不利

天子思公功即家仍故秩御史大夫治之余尋用考績抵淮而遇及都水使者棊等目其事甚詳且屬余記之曰龍跡偶耳例之以陵谷事固不恒有而潘公之功不可朽得子之一言吾曹與子亦偕不朽予心諾之而未敢應也今年春乃始偕藩臬諸君子布幣而伸前請不佞竊聞之鱗介之中龍最為長而至神靈具潛見飛躍大而横天小而藏芥變化叵測茲何以有蜕也夫惟蜕而後能神拾遺記有云方丈之東地方千里龍皮骨如

山阜布散百餘頃述異記亦云晉寧有龍葬洲大約亦如之蓋龍之始多蛟蜃鼉魚之類氣久而變則移質質久而蛻則成神然後受上帝之命宰百靈潤九有其蛻則釋氏所云靈骨之類耳弟吾聞之傳志龍性淫而善怒多嗜當其怒之時則雖排山襄陵而有所必快當其淫與嗜之時則雖改服殊形而有所不顧豈其未蛻耶抑宿習然耶善乎潘公之言吾知水害之除而已不知其神也公今四奉天子命矣前後二十年南北數千里

即昌黎氏所稱南海之功固不能與公較細巨也攷漢武帝時穿洛引水以至商顔其下得龍首骨人主嫰之特錫名曰龍首渠而祠祀之今天子不名瑞潘公不名功而吾與諸賢略紀其事以備裨史當差更勝也諸賢姓字官秩里系具左

弇州續稿卷六十二